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浦陽人物記

明宋濂著

七頌堂識小錄

清劉體仁著

進步書局校印

平江府志

通志人物紀

七編卷之八

通志人物紀

凡例

一 楊璇傳照後漢書修錢通梅執禮鄭綺王萬傳照宋史修其餘諸傳或采洪邁郡志或考朱子槐縣經或按朱紱東軒日鈔毛洪筆錄蔣思先達遺事記謝翱浦內先民傳更各參之行狀墓碑譜圖記序諸文事蹟皆有所據一字不敢妄為登載其舊傳或有舛謬者則無如之何姑俟博聞者正之

一 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為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貞節又次之大概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者亦頗示微意焉

一 古人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以其尚質蓋亦為文之體當然爾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馬遷自序謂昌生母懌母懌生喜喜生談班固敘傳謂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旂穉穉生彪是也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答長沮之問曰為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則韓愈石鼓歌曰柄任儒術崇丘軻是也此類甚多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雖祖考亦名之況其他乎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記事行遠未必屑屑為之諱也後世彌文日盛往往不能行尊慕之實徒於名號謬為恭敬淳祐以降不惟諱其名又

諱其字或以號舉或以齋名稱其見之文字間在當時固有知之者稍歷一二世則不識為何人矣深可一慨濂令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於所嘗師事者做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書之蓋變例也

一 祖父書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做司馬遷伍子胥傳例

一 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在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少可攷者亦書

一 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 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先後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 贊文之設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蓋以事有所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文體有礙故藉是以發耳

一 梅溶六傳而絕執禮四傳而絕傳雋之後居清江王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不書唯子若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繇其國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惟史氏之官則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為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眾其事悉萃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罄渭川之竹以為簡竭徂徠之松以為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耆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閩川名士錄陳留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並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己者矣浦陽為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衡門流聲天闕其事可紀者尚多考之信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為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一毫喜愠之私而為予奪何其至公而

甚當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喜愠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為何如爾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屋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唯有關名教者則書不問乎其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景濂為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開闔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元序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載於鄞陽洪氏郡志者不過蔣邵張敦傳桑楊扶陳太竭何千齡六人而已邑之儒先朱氏因之以撰縣志別出新意析為四門會稽李知退為縣有善政隸遺愛傳太竭千齡錢通梅執禮隸孝節傳邵敦桑扶及吳傳王萬隸名德傳實掌祖登元朗靈默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九人通為一十五人三山謝氏最後出獨取執禮及萬益以梅溶倪朴作浦汭先民傳金華宋景濂氏讀而非之謂洪氏紀載既甚簡略又不宜失時代後先朱氏亦不宜以會稽之人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履辭幻學之流儕於士類謝氏取舍謹嚴雖或差強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辭而於事實反多遺闕於是潛精積思稽采史傳旁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間一善不遺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人物記其文奮迅而感慨微婉而精深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遺傳黃侍講晉卿吳山長立夫三先生為之師故其撰述往往華執熒熒如此嗟夫浦陽之為縣不改於前而昔之人物苦希濶寂寥今則昭著赫奕與通都大邑相抗

者庸非景濂氏振勵之功歟向使景濂氏不亟為之更歷百餘年顯者固若無害而弗顯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或者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微實品評於其間無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言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濂氏所述況又多紀善之辭吾見其扶植綱常者至矣何名為品評哉濤也不敏嘗與景濂氏師事三先生竊有同門之好頗獲窺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居京兆宋憲自唐武德中移吳興十四傳至榮字體仁周廣順中又移義烏之根溪榮之子甫甫之子訓訓之子帳帳之子祥祥之子阜阜之子侃侃之子柏宋嘉定初又移金華之潛溪距根溪蓋三里柏之子溥德溥德之子守富守富之子朝朝之子即景濂氏也國朝至正十年三月又移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山去孝門橋不百步稱人之善必當本其家世故復疏此以附見云至正十年八月既望經筵簡討權參贊官浦江鄭濤書於京師湛露坊中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撰成之記凡二卷分
為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置書之原則翰
林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簡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
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
於藝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
珠璣瑇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
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為
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發而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
小者嗇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
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
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錫其大者哉
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
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

廢墜扶剔幽隱譏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為學
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
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
有是哉廉侯名阿年八哈為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至正十年
戴良譏

重刻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至正元年監縣廉侯阿年八哈來蒞浦陽興廢舉墜有古循吏風到縣未幾即奉幣請縣人宋公景濂氏撰浦陽人物記二卷鋟梓行世以訓厲邑之人於時公始自金華來遷縣之青蘿山與麟溪鄭氏比隣講道蓄德却翰林之聘隱然聲望動海內其為記也本春秋褒貶之旨暢馬班雄瑋之辭上稽正史旁採縣經下搜各家譜乘誌銘之作並其當身游歷所稔聞確見者去取嚴而論斷核其志將以廉頑立懦寬鄙敦薄使讀是書者百世之下猶將油然而興起也今相去已四百餘年吾浦人物宛如晤對一堂其為精神志氣苗髮畢露又如親見景濂氏上下評隲不激不阿藉一邑之掌故周舉夫物性民彝之大與宇宙相嬲於不窮非良史材而能及是乎浦陽固浙東小邑壤地不逾百里昔賢稱其山川秀鬱風俗淳龐發而為人物自宜昭彰若是然非公不能成斯記非廉侯心存乎文獻道切乎勸懲又不能請公以成斯記是固吾浦立縣以來所一日不可少之書也其書板刻既毀撰志者往往離其傳文削其序贅析而載之竊謂宋公文法首尾脉絡交相融貫是故傳所不能備者序以先之序所不能盡者贊以發之抑揚唱歎幾於一字不可增損且別自成書門弟子不

編入潛溪集中尤不可使別無完本前邑侯吳公應台曾全錄於志書而近志則又多刪易非其舊矣家兄戴襟三氏瀛三氏懼其久而將遂不成也手鈔是編商之長塘鮑以文氏重校梓以傳庶幾前賢遺蹟復覩其全且觀於人物之偉可以知作人之法觀於宋記之精可以知作文之法觀於廉侯之舉可以知作縣之法一舉而三善備焉則豈特一邑之書已哉將綱常名教之重所賴以維持於是乎不淺也昔廉侯既鐫此記竝創立五賢祠而請先祖九靈山人為贊五通刻置祠壁五賢者陳公太竭梅公溶梅公執禮王公萬柳公貫其事皆在記中其贊文存九靈遺集蓋同時之作實與斯記精光相頡頏也人物記後又附錄宋進士題名一篇邑志謂其未備因採他書增入自嘉祐五年至咸淳十年進士共三十九人然遺漏仍所不免如吾宗戴氏聚族浦陽山北宋雍熙中有諱紹字志遠者景德中有諱繼字紹宗者皆以進士授承事郎紹興中有諱堯民字世遠者由進士授迪功郎三人皆宋時進士著於前明譜牒而錄皆不載蓋缺軼多矣題名既非舊本亦不復補列云乾隆壬子秋七月浦陽後學戴殿泗謹撰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溶

梅執禮

孝友

陳太竭

何千齡

鍾宅

鄭綺

政事

楊璇

張敦

蔣邵

傅柔

傅雱

黃仁環

吳傳

石範

王萬

吳直方

趙大訥

下卷

文學

于房

朱臨

錢通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凌楠妻何道融

戴銘妻倪宜弟



浦陽人物記卷上

明 宋濂著

忠義篇

濂嘗讀隋書。見史臣所載張季珣事。謂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未嘗不竊歎其難也。蓋自古忠臣能殺身徇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曷其少哉。將父兄子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一死為不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反。攻破六州五十二縣。棄官守。委城邑。望風而遁者。往往皆是。梅浴以單州助教攝松陽丞。乃能挺身捍禦。就死弗悔。靖康末。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輔翼大臣反面事讐。至有拔劍殺攀輅之人。而逼上如青城者。浴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團結軍民十餘萬。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靖康七年之間。而梅氏一門殺身徇義者凡二人。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豈甘於頸血濺地。而自以為得計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霆之鳴。不聞其聲。力銘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